

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京开幕

推出三大板块十大主题活动

近日,由文化和旅游部、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,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、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、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北京市丰台区委、区政府承办的第七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开幕。

本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立足“戏曲嘉年华”

定位,坚持专业性与群众性相结合,开幕式特别邀请戏曲名家、戏迷观众及国内外票友代表与承办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启幕。围绕“山水大戏 园博有约”主题,本届戏曲文化周于9月28日至10月4日期间推出梨园精品、梨园荟萃、梨园嘉年华三大板块,由“经典永续·开(闭)幕式”“大咖云集·名团名剧名家”“文化沙

龙·国际学术活动”“戏韵园林·地方园地方戏”“武林戏台·戏曲票友大赛”“薪火相传·校园戏曲展演”“潮玩戏曲·跨界破圈演绎”“国风雅韵·戏曲行业交易会”“好戏好味·戏趣梨园市集”“戏炫生活·戏曲惠民进万家”十大主题活动组成。

本届戏曲文化周开幕演出分“粉墨氍毹

情”“梨园共婵娟”“盛世谱华章”3个篇章,老、中、青三代戏曲名家轮番登场,国家京剧院、北京京剧院、北方昆曲剧院等各大院团带来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;青海平弦戏、陇剧、豫剧等曲目串烧,充分展现全国各代表性地方剧种的风采。

(王伟杰 彭澳丽)



9月5日晚,在亳州市谯城区药都银行大剧院,戏曲演员在2023亳州第四届二夹弦戏曲大赛闭幕式上表演戏曲《花亭会》。当晚,由安徽省戏剧家协会、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主办的2023年亳州第四届二夹弦大赛闭幕式在谯城区药都银行大剧院举行,来自安徽、江苏、河南、山东等地的22个戏曲院团,300多名演职人员参赛竞技。
通讯员 张刘艳 摄

特定物象,特别的情致

——读王爱红爱情诗《今天是月亮的一半》有感

陈明火

不需要什么示意,诗人王爱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欠完整的“月亮”之特定物象——《今天是月亮的一半》。而“今天”是不能与“今夜”同语的,“今天”应为“我”用诗与心上人说着心里话的这一天(当然,也包含时间概念里里的“今夜”);不需要什么诠释,诗中所独设的一个天然载体——“今天是月亮的一半”之“一半”,定然因之有一番特别的情致在“我”的心海回荡着。继而,亦会不时地漾起“情人怨遥夜,竟夕起相思”(张九龄《望月怀远》)的阵阵涟漪。

物象(即客观事物),不依赖于人的存在而存在。它有形状、颜色,有声音、味道,是具体可感可知的。诗人王爱红像李白等诗人一样,为特定物象“今天是月亮的一半”之半个“月亮”,寄托了一些特殊的意味:“今天是月亮的一半/今天的月亮不同往常/今天我打开一扇门/另一扇就被一具琵琶遮挡”。“今天是月亮的一半”,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的“半亏之月”(当月球半个圆面被照亮时的上弦月或下弦月),也可以理解成人为的“半亏之月”,即“我”在独处时想念心上人,自觉如“半亏之月”;二来以“另一扇就被一具琵琶遮挡”,以此“另一扇”的被“遮挡”暗扣了“今天的月亮不同往常”,意在“今天是月亮的一半”也是有一定的原故的,只因天上人间均会上演“阴晴圆缺”的故事。三是为后面的诗节作铺垫:“遍地是银,为我而碎/遍地的芬芳,淡淡的,像我的忧伤/在仰首和低头之间/我轻轻地呼吸,但不能歌唱/

今夜星光灿烂,琴声不断/悠扬渐渐绷紧了琴弦/琴的深处,你和我隔着一件衣裳/怎样才能消除今夜的遗憾”在最后两节里,诗人王爱红借第一节中几个物象继续展示自己的内心波澜,不仅如此,就连月夜的“遍地的芬芳”,仿佛是“我的忧伤”。更有甚者,在或“仰首”看“月亮的一半”或“低头”看自己孤独的身影之时,“我”只能“轻轻地呼吸”,却难以“歌唱”。

在此,我想说诗人王爱红“今天是月亮的一半”,有“你和我隔着一件衣裳”的“忧伤”与“遗憾”,也暗含着“今天我打开一扇门”——即打开了心扉的“我”,对另一半的“月亮”——即能与“我”一起“分享”这“美丽的月光”的心上人之心期。可以说,诗人有着特别情致的“今天是月亮的一半”之“一半”,不同于诗人、道家施肩吾“秋山野客醉醒时,百尺老松衔半月”(《秋夜山居二首》)之无忧无虑的“半月”;不同于民族音乐家王洛宾“半个月亮爬上来/啾啦啦,爬上来/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/啾啦啦,梳妆台/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/啾啦啦,快打开/为什么我的姑娘不出来/啾啦啦,不出来……”(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)之满心快悦的“半个月亮”……诗人王爱红“今天是月亮的一半”的“一半”,说到底只是借“我”的眼中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,表达“我”内心那“圆满”的深爱——哪怕有不见心上人在身边的忧伤愁苦在扰心乱意,哪怕有“隔着一件衣裳”的“遗憾”在云山雾罩,也不会因“月亮的一半”而分割。

袁牧印象记

徐先挺

今年4月23日,无为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读书讲座,主讲人袁牧先生。

我欣然前往。我想听听袁牧先生讲些什么,我很想见他一面。

我同他是微信好友,交往已好几年了,只见过一次面,而且那次见面很滑稽。我们是晚间10点左右,在一家茶社的卫生间边意外碰面的。

这次不一样了。这次我们是在美丽的校园里,在宽敞、明亮的报告厅里。

讲台上的袁牧儒雅、端庄。袁牧面相忠厚、质朴。相由心生,他为人热情、热心、肯帮忙。我好奇他有几分官相,他天庭饱满,地角方圆,方方正正,堂堂正正。他的面相同他的文章一样,耐看。

袁牧讲座题目是《书香浸润灵魂,文学点亮人生》。内容分三大方面,且巧用三个问句。

我为什么喜欢读书?

文学到底离我们多远?

我的公文写作之路有多长?

不愧为教师出身,不愧为办公室“老主任”,袁牧讲话条理清晰,逻辑性强。

不愧为诗人,不愧为文章高手,袁牧讲话情意款款,诗意盈盈。

我同他是同时代人,我们有着相似的阅读经历。譬如,我们的阅读人生都是从“小人书”开始,我们都喜欢战争题材,我们都有英雄情结。我们都省吃俭用买了一些“小人书”。我们的差距和不同的是,袁牧的“小人书”保存至今,至今他仍不时摸一摸、翻一翻,以保持“健康的儿童态”,以获得“第二次童心”。而我的“小人书”早就丢到爪哇岛了。

袁牧获得的人生“第一桶金”是一麻袋破损图书。那是他在师范读书时,为学校图书馆整理图书得到的报酬。按道理,他要钱才对呀。他十岁丧父,家境贫寒,母亲艰难地抚育了5个子女。况且一个青春年少,风华正茂学子,鲜衣美食,挡不住的诱惑。当他背着一麻袋图书走在回家路上,世界,就在眼前。

袁牧的人生起点一点不高,师范生,乡村中学教师。也没有谁给他搭建平台,他的平台就是简陋教室里三尺讲台。可他却走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。

从乡镇到县城,再到省城。

从普通中学教师到县委、政府专职秘书,再到省直单位部门干部。

人说,贫穷限制了想象能力;我说,富有也不会让想象能力丰富到哪里去。

社会学家说,一个人年轻时“多出点力”,中年时“多受点气”,老年时“你就有力气了”。

教育学家说,一个青年教师成长过程中,要抓住“三个关键”:“关键书籍”“关键人物”“关键事件”。

袁牧读书时,积极参加班级、学校集体活动,出墙报、征文比赛等。任教后,积极参加教改活动。他涵养好,好讲话,好商量。学校工作总结、领导发言总是请他帮忙。他总乐于出力。

出力才有力。

撤区并乡后,镇领导参加全县教育工作会议。镇领导要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,并作为会议重点。这份重要材料的撰写任务交给谁,大家眼光落在袁牧身上。

这是刚成立的乡镇一件大事,更是年轻教师袁牧公文写作的一件大事。

几十年后的今天,讲台上的袁牧提起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公文写作,仍诚惶诚恐。巧媳难为无米之炊,一个整天同学生打交道的青年教师对全镇教育工作能了解多少啊?或许那一麻袋破损图书起了作用,焦虑不安中的袁牧灵光乍现,最后时刻出色地完成任务。

我喜欢看那些“秀才”“大笔杆子”们的文章。

从乔冠华到胡乔木,从郑必坚到王梦奎,从“任仲平”到“浙江宣传”,我敬佩他们的思想水平,理论水平,我赞叹他们的锦绣文章。我只是“看人家吃豆腐牙齿锋利的”,殊不知“事非经过不知难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。直到前些天读到上海市委大笔杆子“东方亮”回忆文稿起草《曾把天亮做信念》一文,我对公文写作者多了一份感同身受。

“懵懂,没底,但无退路。”

“能写出来写出来,写不出来也要写出来。”

“天亮时‘孩子’一定生出来。”

文中还有一个细节,让我想笑却笑不出来。邻县有一秘书,天亮时,领导的讲话稿才

开了个头,急得嚎啕大哭。

袁牧公文写作何尝不是如此。

他说写得“手指僵硬不听使唤”。

他说“最玩命时连轴转三天三夜,透支到虚脱程度”“病倒住院”。

他说“冬天写到凌晨三点,孤身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上,真有几分风雪山神庙的悲壮”。

讲到这些,袁牧云淡风轻,我却感到一阵阵心痛。

袁牧公文写作生涯最大的挑战是他刚调入省城,新单位给他的见面礼是大小讲话稿6篇,迎接单位60周年庆典,时间只有一个月。

袁牧初来乍到,压力可想而知。袁牧不是天才,不是“博综经史,文倾江海”的大家,也不是“下笔千言,倚马可待”的天才。袁牧是人才。人才能吃得下苦,经得住磨炼。他吃住在办公室,饿了啃一口面包,累了在沙发上躺一会,埋头翻阅成摞的资料,熟悉各类专业术语。

恭贺单位60周年华诞,“天亮时‘儿子’生出来”啦。

我喜欢听讲座。我为什么喜欢听讲座?我崇敬那些专家、学者的学问和智慧,我希望得到激励。我亲近身边的听众,他们对新知识、新事物的热情和兴趣,感染、激励着我。我从不奢求主讲者字字珠玑,句句真理。两个小时左右的讲座,只要有两三句话给我启发,我就心满意足,车马劳顿之苦,也值得。

譬如袁牧讲座中讲到的“知行结合”“业余写作与职业、生活的关系”等等,让每一位聆听者都有所获,都在袁牧先生的讲座中有了答案。